

现在的学生军训,都是大专院校一年级新生入学时开始,大概共四个星期,学生住在本来分配住宿的宿舍。凡此种种,都和从前完全不相同也。

一九三七年夏天,在国内西安事变早已和平解决,被关押在苏州监狱中的七君子,由于全国民众认为救国无罪,国民党也被迫只得释放了。

而在华北,日寇得寸进尺,在冀东扶植了殷汝耕的伪政权。宋哲元、秦德纯等人在北平则苦于和日寇周旋,这局面形成了大战一触即发之势。

当局提出学生军训,无论学校师生以及家长无不热烈响应号召,即使身体单薄、瘦小的学生,没有一个学生请假或逃学的。

按规定军训时间有两个月,全部集中在一个大军营进行,场面十分壮观。高中一年级的下学期提前一个月结束,从六月一日起,全上海的高中一

年级学生都集中到市郊华漕镇开始军训,事实上五月三十一日就要到华漕镇的军训总队部报到了。我当时在威海路重庆南路一所学校读高一,当然参加了军训。那次军训十分严格,和入伍的新兵没有任何区别。每天在烈日之下出操行军,几乎着的军衣一天要被汗水浸透两三次之多,可是也坚持下来了。

这一大群营房都是新造起来的,比较简陋,却也牢固,风和雨都不会飘过来,所以大家睡眠都不错,生病的人极少极少。

我们在郊野行军的时候也比较多,速度抓得紧,所以经常脚底心起泡,起初感到痛,痛也得行军,这泡就变成老茧了。整个训练抓得十分紧,到七月初,我们都开始了实弹射击,我们患近视眼的比较吃亏,要瞄准比一般人都要增加几分难度。

行军的路线并不固定,但是紫堤镇、龙华、梅陇等地都到过不止一次。看到成片绿得耀眼的原野,虽然辛苦疲劳,心情却很愉快。美中不足的是露天的大粪坑太多,猪棚也多,有时阵阵臭气难闻,又不能掩鼻子,只好听之任之了。

无论行军或出操,都是以中队为单位进行,一个中队之下,各管三个区队。一个区队相当于军队的一个排,下面再分管三个班。每个区队大概三十九至四十个人。

我身高一米六十一,最矮,排在队伍的末一个,一般情况之下,跟着走就是,每逢“向后转,起步走”时,我稍不注意,或者动作太慢,便会受到严厉的批判或处罚。

这个大军营的总队长,亦即总教官是王敬玖,国民党王牌八十七师师长,他和三十六师师长宋希濂都是蒋介石的亲信,视之为左右手的。可见蒋介石对那次集中军训也是十分重视的。

我只记得政治总教官名陶百川,是国民党上海市党部里仅次于潘公展的大官,也是出名的笔杆子,军训期间,他上了好多次讲“三民主义”的大课。我的大队长名李骧骐,中队长的姓名已忘记。区队长姓夏,动作十分粗暴,差不多天天都要打人,我也被打过几次。此人年纪已四十六七岁,脸孔狭长而焦黄,在背后,有人称他为棺材板。另一位区队长梁鑑秋,年纪轻,人也极和气。可惜不是我们第三区队的,而是第二区队的。这也是各人碰运气吧!

这次集中军训的确受到各方面的重视,身为“行政院长”的汪精卫来“训话”,一口广东腔的普通话流利异常。他口才极好,还说办外交要圆滑善变,有时退一步也是一种策略。这些话实际是他后来做汉奸的不自觉的内心流露,不过,当时我们听的人没有发现,只是觉得他说的也有些道理。

另一个高官来演讲的是上海市警备司令杨虎,他是读的稿子,把“一页”读成“一贝”,大家都不敢笑出声来。

七月七日,卢沟桥抗战的第一枪打响以后,我们这一座大军营里人人都

斗志昂扬,要求上前线去。八日召开大会,说我们将近八九千人驻扎在这里,万一日本飞机扔下炸弹,后果不堪设想。因此,提前于七月十日结束。至于上前线抗日,将来有的是机会,现在先放暑假回家,做一些后援会、服务队等方面的工作,也是需要的。

事隔七十八年,当时和我在同一区队受训的学员,姓名我只记得邵泉森、丁德辜两个人,其他的人都忘记得干干净净了。

那座大的军营,就在八一三战役时被全部摧毁,早已无影无踪了。

平心而论,每天都在档案堆里找资料,埋头于编排篇章目,确实有些枯燥乏味。我以前当企业领导时大多“动动嘴”就行了,现在很多事要自己动手,有时候遇到一些问题和困难,也很烦神,好像是在求人做事。比如,布置所属企业撰写“公司简介”,要求基层单位提供资料,个别单位不理解、不配合,工作迟滞拖拉,还摆出一大堆理由。我只能一次次上门去商量,一次次打电话进行督促,常常是“磨破嘴皮”做工作。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集团修志同仁的共同努力,我们目前已收集完成数以百万字的资料卡片,整理和撰写了10多万字的集团“大事记”和“企业简介”初稿。看到“苦力活”成果初显,我觉得之前的付

出都值了,内心充满喜悦之情。由于各种原因,在上海第二轮修志中,我们东浩集团起步较晚。一年多来,我与修志办的同事们既抓紧工作,又注重质量,参加修志业务培训,赴先进单位学习取经,认真收集原始资料,积极探寻东浩集团成长发展的轨迹。修志工作的这一特殊意义,让我认识到修志工作“虽苦犹荣”,责任感和激情油然而生。

人生难得修一志。记得有位史学专家在一次会上说:“不是所有人都有幸可以修志,也不是所有人都能修志”。这段话给我很大激励。《东浩集团志》编纂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中,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打造志书的精品佳作,成为一个优秀的修志人,是我心中的目标。

张永林

张永林

张永林

张永林

张永林

张永林

张永林

张永林

张永林

时间是个人秘密的东西,好像我们的年轻时代远去了,堕入了虚无中,无从找到。但是,当我们

们为一种声音的永远失去,或者一支旋律的再次响起,那堕入虚无时间中的回忆会重新回来,好像老朋友重访一样。

人似乎不可再次踏入同一条河流,但人似乎又可以一次次地依靠流逝的岁月之河一次次重访堕入回忆中的过去,再

见。

当叶塞尼亚的音乐响起,我能真切地想起当年用少年时代学手风琴的指法,在一架走音旧钢琴上试图弹奏它的情形,我没童子功,手的姿势无法好像虚握一只苹果那样漂亮,但勉强可以弹下来。叶塞尼亚的声音如此令人神往,它几乎象征着八十年代的青年对浪漫而自由

爱情的想象,那时爱情至上。“嘿,当兵的,”这句调情的话永远都记得。

在一个普通的日子,由于一个人的去世消息,是谁们一整天都在重温墨西哥电影里的这句话?是青春时代在老式的,简陋的,但充满梦幻的电影院里看过的人。

是谁让人在生活的洪流里突然抬起头来回望一部电影的影子,想念它的音乐?是个安然去世的老妇人李梓。

一个人能与一代人的青春记忆联系在一起,能最后用自己的去世唤起一代人的怅然回望,这个人的一生便是值得。

陈丹燕

陈丹燕

陈丹燕

陈丹燕

陈丹燕

陈丹燕



明月二三事

陈丹燕

把玩旧砚古砚,常买些小瓷砚,尤喜有文字的小瓷砚。闲暇时,躲进书房,翻翻看看瓷砚上句子,有诗词也有对子,常会低声吟诵,低头思想;劳累时,泡杯清茶,读读品品瓷砚上的文字,有成语也有警句,总会百看不厌,抬头思索。便悟得“残墨无香能记事,瓷砚有字可读人”。读砚上的字,果真读出了字中的人,人中的事。

“七尺丝线落水中,金钩一去永无踪。凡鱼不敢朝天子,万岁君王只钓龙。”这首写在青花瓷砚上的小诗,是明代才子解缙的诗。传说,陪明太祖朱元璋去钓鱼,解缙钓到许多鱼时,朱元璋却一条鱼也没有钓到,很是尴尬。此时解缙见皇上不悦,便站在一旁,低声吟就这首诗。明眼人听了便知阿谀诗,又称马屁诗。尽管砚上的字极小,仍清晰可见。每每读这首诗,总会想到解缙,这位明代第一才子,《永乐大典》总纂修,最后成了明成祖的刀下鬼,只活了47岁;总会读出解缙,这位明代内阁首辅,对联大师解学士,只知道高调做人,不知道低调处世,没有管好自己的嘴,落得了个冤枉死。

这是一方圆形瓷砚,砚背书有“正德柒年置用”,砚面青花绘有深深浅浅的线条,像叶又像草,细细揣摩又像大小小字母,似文又似句。明正德是历史上多位君子的年号。一般正德(帝)是指明武宗朱厚照。武宗一生贪杯好色,但处事刚毅果断,还精通佛学,会梵文。据史书记载,武宗个性强烈,为人又十分平和,常能亲自到大臣家中慰问。身为皇上,探望病人,真是难能可贵。读人读史中,这件正德年款的瓷砚,既可定为断代器,又可见证武宗时期瓷砚的发展史,便显得有点珍贵了。

瓷砚上的文字看多了,便也理出了一些头绪,这些文字离不开劝学、诱官、忠孝、阿谀、记事等几大类。“家有黄金用斗量,养子须当送学堂。不信但看朝中相,都是书生伴帝王”;“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读书时。黑发不知勤学早,白首方知读书迟”等等。读读这些瓷砚上的劝学诗,便可说说古人“凿壁借光”、“圆木警枕”等那些刻苦读书的故事。千百年

来,在中国人的心目中读书是艰难的,考试是诡谲的,中状元又是光宗耀祖的。于是催生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开始了读书与命运的博弈,企盼人生的梦想。无论过去、当下,还是将来,读书仍然是人生梦想的一个起点。劝学诗自古便是引导读书的一种方法,激励少年的一种教育。至今这种劝学法仍随处可见,但现代人已经从中悟出,陪孩子读书,只能使孩子长大成人,教孩子方法,方可使孩子长大成才。发现孩子的兴趣,放大孩子的喜好,进行读书式培养,是助孩子成才成名之道,但做父母的有谁又能真正明白个中的奥妙呢?

历史的长河,从昨天、今天,走向明天;人类的文明,从过去、现在,迈向将来。读读瓷砚上的:“一色杏花红十里,状元归来马去飞”;“木本水源地,中臣孝子家”;还有“独占鳌头”、“状元及第”、“正定治国”等文字,便可见证我们的民族勤奋好学、人才辈出;我们的先人读书做人,光宗耀祖。尽管有些文字精华与糟粕并存,但渗透到我们民族子孙血脉里的都是精华。因为我读出了,砚上的文字很可爱,她传承着博大精深的文化;砚上的文字很难忘,她记载着以史为鉴的经典;砚上的文字很揪心,她诉说着莘莘学子的血泪;砚上的文字很感人,她见证着流传有序的故事。砚上有字可读人。读读这些文字,便能读懂人生读书很重要;看看这些瓷砚,便能明白清白做人更重要。

张大成

张大成

张大成

张大成

张大成

张大成

张大成

张大成

张大成

新开卷有益

儿子迷上了地图,把上海交通地图铺在地板上,人就趴在上面看他喜欢的东西,突然发现苏州河向西过了江苏北路就叫吴淞江了,就高兴地把这个发现告诉我,这倒让我有耳目一新的感觉,从来都不知道上海还有一条吴淞江,所以跟着他在地图上看了看,还确实如此。

我忍不住上网去查,原来苏州河是吴淞江进入上海的一段,是上海人对这一段河的俗称。网上还有到底是苏州河还是黄浦江才是上海的母亲河的争论,有人举吴淞码头的例子作证。看得我兴趣盎然。网络这东西还真不错,获取信息起来很便捷。

去年年底的时候,我带儿子去海南。我想上海很冷,海南很热,飞机飞过去不到两小时,气温明显就变了。如果儿子对此有疑问时,我该怎么解释呢!我想这倒是个机会,就算他不问,也不能错过这个契机,应该先跟他提一下,让他就此增加一些对事物的了解。

于是我就画给他看。比如,这是个地球,中间画条线是赤道,上边有条线叫北回归线,上北下南,下边的是南回归线。旁边画个球就是太阳,太阳的直射点在南北回归线之间来回移动,我们上海靠近北回归线,现在太阳直射点往南回归线移了,离我们远了,所以上海这里无论是冬天,很冷,而海南在赤道附近,太阳直射点无论怎么移动,都离赤道比较近,所以,我们到了海南就会发现那里很热了。儿子很感兴趣,把我画的放在一边,自己画了一张,我一看,嗯,他完全明白了。我又想,是否可以给他演示一下,马上就想到了上网,用太阳直射点、移动和视频作为关键词进行搜索,很快就找到了很多视频,挑选一些制作清晰、生动的视频给他看。

视频里还介绍了地球公转和自转引发的四季和昼夜变化,以及太阳直射点处于南北回归线和赤道这些特殊位置时节气上对应的春分、夏至、秋分和冬至的名称,这些之前我没想到的内容我也借机介绍给儿子,他看了又看,喜欢得不得了。网络这东西还真管用。

古人云:开卷有益。诚哉斯言!现在有了网络,翻翻这本新书,也能收获不少。荀子有言:君子性非异也,善假于物也。



毛里求斯写意

毛里求斯写意

毛里求斯写意

毛里求斯写意

毛里求斯写意

王钰斐作

